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78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思想

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

中日事變之處理與東亞聯盟

中日戰爭預測

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

最高領袖駁斥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謬說的重要演詞

總理遺教與抗戰建國（上）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78

文教
思想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

中日事變之處理與東亞聯盟

中日戰爭預測

中日戰爭之政略與戰略問題

最高領袖駁斥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謬說的重要演詞
總理遺教與抗戰建國（上）

中國公論叢書

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

中國公論叢書之一

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

中國公論社出版

政治經濟文化綜合月刊

中國公論

每月一日出版 全年八圓八角 半年四圓五角 零售八角

北京西四北小紅羅廠八號

中國公論社

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 目次

序.....	張域寧(一)
論思想戰.....	社論(三)
我們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意見.....	社論(一〇)
論和戰.....	社論(一六)
覆室伏高信先生書.....	吳明堂(二三)
答室伏高信先生.....	魏萍(三〇)
附：與中國智識階級書.....	室伏高信(四〇)
答中國諸君.....	室伏高信(五〇)
歐洲戰事與中日問題.....	社論(五七)
和平之道.....	社論(六四)
和平救國運動的前途.....	社論(六九)
讀馬淵中佐「勸告日本民衆」之感言.....	王蔭泰(七六)
論中日和議的基礎.....	社論(七九)
所望於中央政權者.....	社論(八五)
向中央政府爲民請命.....	社論(九一)

中日問題解決的根本方向·····	社論(九六)
世界動盪中東亞民族的出路·····	胡漢翔(一〇三)
善鄰友好的前提·····	社論(一〇八)
全面和平問題與革新體制問題·····	張君衡(一一四)
中日事變四週年·····	石燕(一一九)
中日基本關係條約週年紀念感言·····	社論(一二五)
從軍事勝利到政治勝利·····	石燕(一三一)
事變五年·····	何肇枏(一三八)
爭取民衆來歸·····	何肇枏(一四四)
論「中國問題之解決」·····	何肇枏(一五〇)
還都三年·····	何肇枏(一五三)

序

十幾年來，中國國家社會遭遇的不幸和彷徨不安以及七七事變的空前浩劫，這一切現狀的造成，歸根結底，應完全推咎於若干年來中日兩國關係未加調整和不願調整，未加調整遂致釀成歷史的大慘劇，不願調整才促使事變的曠日不決。事變迄今，已將六載，中日有識人士雖曾以最大的決心反省罪己，但全面和平的到來與事變的澈底解決，仍待努力，則是不可諱言的。無論日本發展也好，中國生存也好，事變的曠日不決，將招來更大的惡果，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大東亞戰爭雖已在過去一年奠定了長期戰爭的基礎，但求把握最後勝利，則非先由解決事變着手不可；這一點，在南洋軍事告一段落以後，由日本輿論界又群集「中國問題」看來，也可說明。

最近頗有人說事變名詞「業已過時」，責難我們為什麼仍着眼於事變的解決問題，這種觀念，真是應該矯正的。大家只看到都市裡人們還在燈紅酒綠，歌舞狂歡，青天白日旗懸得高高的，要人們的演說講得漂漂亮亮的，北京大街小巷滿貼了「糧食不成問題」的佈告，就以爲事變已經解決，全面和平業已到來，這實在是苟安於都市的一種近視的惰性的說法。中國廣大的農村裡，破敗到什麼程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生活是什麼樣，這一切都非偷活於都市的人們所能想像的。有的地方喊着黑麵沒有白麵好吃，有的地方則連樹葉樹皮都吃個乾淨，最近更有地方當局對人民呼籲「請留下麥根吧」！這種慘狀，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了。然而直接促成現狀的原因是什麼？

事變將及六載，事變的本質雖已改變，但事變的存在，仍是事實；和平運動的實踐，乃事變解決之進展，並非即事變之解決，這是大家必須共同理解的。

又有人說，國民政府爲了主張「和平」，才還都南京、對日締約，爲什麼又參加了大東亞「戰爭」，是否矛盾？這點在當局已屢次闡明，但在此應該補充的是：當初中國抗戰的理由是爲獲取和平，而組府還都，也是爲了和平，戰爭只是手段，而和平才是目的；如果一個戰爭是爲獲取真正永久和平的戰爭（凡爾賽條約種下了這次大戰之因，當然不是爲了和平的戰爭），我們願促其爆發、助其發展、禱其勝利的，所以中國的參戰，在世界大戰演進當中，實是和平的進展，而並非主張的矛盾。

其次，國府還都、停戰令頒佈及中日簽約以後，在理論上，中日兩國已恢復全面和平，雖事實上戰爭狀態仍然繼續，但其意義該是日軍協助國府討伐叛逆，故年來凡率部來歸者皆爲「遵命復員」，則事變的本質已完全轉變。但至今抗戰陣營仍擁有廣大土地與雄厚兵力，且共產軍盤踞陝甘，騷擾華北，爲治安之一大障礙，尤其自太平洋英美基地喪失以後，利用中國大陸作爲理想的對軸心反攻的「第二戰線」，抗戰政府則成了聯合軍之一環，如此，事變本質已強固的關連了世界性，所以我們今日對於事變之解決仍視爲當前的重要課題。這也是須要大家共同理解的。

五年來的「中國公論」便是本着研討事變解決的方策和中日兩國的正常歸趨這一個方針向前邁進，突破一切難關，一直幹下去！成敗得失，均非所計，幸有所獲，也是讀者支持愛護的結果；在這裡，謹向讀者深致謝意。

書中舊集文字共二十五篇，按發表之先後編排付印，爲中國公論叢書第一種。惟文中多係針對時局而論者，故文末註明發表卷期年月，順序讀之，可知事變解決之如何進展。而提供解決事變之意見，尤待中日有識人士之共同努力，對於事變之結束，或不無小補；這點苦心，想是讀者共知共諒的。

如果以後沒有太大困難的話，叢書決陸續出版，不逮之處，仍望讀者隨時匡正。

論思想戰

中日事件，一直演變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是中國所不及料的，也是日本所不及料的。中日兩大民族，遭逢了這次空前的浩劫，我們雖然表示非常的遺憾，可是事到如今，我們也不願探討這次戰爭的責任問題了，加田哲二氏說的好：『在這裡不願將此次戰爭的責任應歸那一方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因為究明這個問題，雖是有多少的必要，但是我們若想到歐洲大戰的戰爭責任論，會激起戰爭兩當事者興奮的一樁事時，結局會感到這是毫無意義的。並且爲謀處理事變計，深入追究這種既成事實的責任論者，也不是賢明的舉措呢。』是的！我們真不能再作無補實際的空談了！我們東亞民族需要生存！不應自掘墳墓！一年多的閭牆的慘劇，真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悲痛、苦悶、憤慨、羞慚！如果我們還有「理智」的話，就應當以真摯懺悔的心情來從事反省！『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們要以昨死今生的精神，來探討我們今後的出路！

假使我們能摒除情感的偏見，完全用冷靜的理智來思維，那麼我們首先應當究明的，就是中日兩國是否根本不能並立？如果日本的「存在」便是中國的「滅亡」，或中國的「存在」便是日本的「滅亡」，那麼日本當然可以忍受最大的犧牲，來應付長期的戰事；而中國當然也可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那怕將中華民族的鮮血灑遍中華民國的河山，我們也無所吝惜！然而如果事實並不是如此，中日兩國並非根本不能並立，而且事實上，也沒有拚一個「你死我活」的必要，那麼我們當然不必「惜亡」，而應祈求事變的早日解決！這

是毫無疑義的。

二

這一個根本的理念闡明以後，我們就應當要追問：究竟中日兩國，是否根本不能並立？是不是日本的「存在」便是中國的「滅亡」，中國的「存在」便是日本的「滅亡」？我們想祇要是理智的人，對於這個問題，當然都會給予否定的「回答」。因為無論就那方面說，中日絕沒有「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理由。既然如此，那麼中日兩國當然都是不願戰爭而且不必戰爭的了。不願戰爭不必戰爭而終於發生了戰爭，這是爲了什麼！

上面已經說過，我們不願究明此次戰爭的責任問題了。可是，我們總可以很公平平實的說：中日兩國並非根本不能並立的，並沒有拚一個你死我活的必要；中日戰爭所以發生，乃由於中日關係的未能調整；而中日關係的澈底調整，便是這次戰爭的最高意義。

由上所說，我們便可以得出一個平平正的結論：假使中日兩國根本不能並立，那麼此次中日戰爭，除非戰到一存一亡或同歸於盡外，別無商討的餘地；然而事實上中日兩國既非根本不能並立，戰爭的發生不過由於兩國關係的未能調整，那麼在戰爭演變的過程中，我們隨時隨地都有考慮調整中日關係的必要。要是我們不能將中日事件的解決納入正規的途徑，則戰爭的延長容許不能避免；要是能將中日事件的解決納入正規的途徑，則我們又何樂於長期戰爭？

事變迄今逾年，而調整中日關係的中心思想還未完全樹立！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便是「武力戰爭」的延長，一條便是「思想戰爭」的展開。所謂展開思想戰，就是我們以公正的立場、誠摯的態度、悲惻的襟懷、冷靜的頭腦，來討論調整中日關係，樹立起指導的中心思想，以期把中日事件的解決，

納入正規的途徑。我們究竟是延長武力戰呢？還是展開思想戰呢？

事實告訴我們，祈求中日事件的解決，武力是有時而窮的，一年餘來鬧牆的戰禍，已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悲痛與羞慚，而且戰禍如延長，中日前途的危機更是不堪設想！我們是反共的，然而須得防着不要反給共黨製造機會！近來我們直接間接的聽到，日本愛國的賢士大夫，談到中日前途的危機時，真有聲淚俱下的，我們對於這種愛國的熱忱，實不勝同情與敬佩；然而寄語日本朝野：我們中國人之於愛祖國，也並不敢後人的。中日兩國的大夫們，如果真愛祖國愛東亞，真痛切的感到東亞民族的危機，就應當拿出一種悔禍的心情，各去其優越感與嫉恨心，樹起調整中日關係的中心思想來。這樣，纔能挽回東亞民族可悲的劫運！

真的，我們再不能任慘酷的戰禍延長了！不要明知非計而乃一誤再誤，直誤到底！我們應當展開思想戰爭，肅清一切足以妨害調整中日關係的言行，同時樹起正確的指導理論來，以求中日事件的早日合理解決。

三

我們要展開思想戰爭，首須中日兩國的大夫們，以最大的決心，爲最大的努力，澈底摒除情感的偏見，以求相互間的了解與共鳴。『從來中日兩國的智識階級，是毫無一些關聯，真是可悲的事情。中日關係陷於今日這樣可悲的狀態者，確是很遺憾的事，可是其原因之中，在中日兩國間缺少客觀乃至主觀的理解也是一個原因。』這是加田哲二氏的話，我們很表同感。在這裡，我們願意提出德富蘇峯氏的話來，他說：『現在，吾人對於中國人士進忠告者，即希望更進一步知道日本；對於日本人士的忠告，亦不外如此。』中日的真正「相知」，乃是真正「相親」的前提；可是這其間，却有一個根本的要點。就是不管相知也

罷，相親也能，總須立於平等互惠的立場，因為我們所倡的口號，不是中日共存共榮麼？若沒有平等互惠，怎談得到共存共榮？日本前近衛首相的聲明，曾希望「中國準據『平等的原則』，與日本協力，共同負擔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任務。我們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期望，也正是中國所熱切期望於日本的！今後中日兩國的士大夫們，應當本此原則，樹起正確的輿論，這乃是思想戰爭中，最不能忽略的先決問題。我們若不從這一點致力，恐不能樹立調整中日關係的中心思想，因而中日關係的澈底調整，也恐不能實現。這是我們第一須當覺悟的。

中日兩國，唯有準據平等的原則來求事變的解決，纔是中日兩大民族的幸福，纔是最賢明的舉措。因此，我們要想調整中日關係，首先應當準據平等的原則，根本剷除「佔便宜」的心理！事變的合理的解決，不是誰佔誰的便宜，而是兩國的真誠合作，齟齬平等互惠共存共榮的實現。我們不要誤存「抗戰必勝」的思想，而妄冀在長期戰爭之下佔點便宜，要是這樣，則不但違反東方道義精神，而且即使就利害的觀點說，佔便宜也並非容易的事。一個人也許可以一次復一次的讓人佔便宜，而一個國家却當別論；因為一個國家如果這樣，則國將不國了！所以我們願意忠告長期抗戰論者：不要夢想着抗戰必勝，而妄冀在孤注一擲的情形下找點便宜！戰事業已逾年，大勢當已可判！直到如今，我們實在看不出抗戰必勝或其他任何能佔便宜的徵象來。假使我們要以佔便宜來作解決事變的歸宿，那無疑的將會延長慘酷的戰禍；而戰禍的延長，則除使東亞民族「偕亡」以外，別無其他！如果現在誰想佔點小的便宜，恐將招致將來無窮的悔恨！目前我們的呼籲是：爲了東亞民族的生存，不能再任武力戰爭延長了，我們得展開思想戰爭；展開思想戰爭的目的，是求事變的合理解決；而欲求事變的合理解決，則唯一的先決問題，就是大家克服「佔便宜」的思想。這個意見，是最緊要最實際的，若不如是，則一切均將無從談起！

日本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氏，對此也有同樣主張，他說：『希望日本國民全體對於此次中日事變，應

該抱有寬容大量的態度，此次事變乃是聖戰，並非祇是爭奪目前種種利權的戰爭，我相信這種決心是極必要的。」這裏所謂應該抱有不爭奪權利的決心，就是我們所說的克服「佔便宜」的思想。因為假使在一方面爭奪權利，則在他方必定是喪權失利的，這樣，不但「不能算是」事件的合理解決，抑且恐「不能求得」事件的合理解決！所以爲了中日兩大民族的前途，我們也願意忠告我國人士，應當澈底放棄爭奪權利的觀念以求發揚共存的大義。自然，我們是弱國，我們最低限度乃至最高限度的希求，祇是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們根本沒有資格配談爭奪權利的！可是，萬一我們國人誤抱有這種思想的話，那是應當克服的。因爲日本朝野的鴻達，很懇切的表示一種東方的道義精神，而我們却想損人利己的爭奪權利，這是很可羞的事！而且，即使就「功利」的觀點說，要想損人利己爭奪權利，事實上終將遭受打擊的！世界雖大，那有甘心喪權失利而不爭取生存的國家民族？如果有，它早就該滅亡了，不會獨立存在，直到如今！

四

綜上所說，我們要把中日事件的解決早日納入正規的途徑，就得展開思想戰爭。要展開思想戰爭，首須根據平等互惠的原則，本此原則，以根本克服佔便宜的思想，也就是野村氏所說的「爭奪權利」的思想。中日兩國的賢士大夫，應當立足於這個根本觀點之上，同心同德，把解決中日事件的思想戰展開。

我們有了這個根本的觀點，其次應當注意的，就是加田哲二氏所說的話：『日本從日本的立場，中國也是從中國的立場來努力，這是毫無妨礙的。』因爲中日如果決定了共存共榮的大前提，那麼兩國當然是「休戚與共」了；所以真愛日本的人纔是能愛中國的人，真愛中國的人纔是能愛日本的人。日本人不愛日本而能愛中國的，那是奇聞；中國人不愛中國而能愛日本的，那也是笑話。在此，我們願意提出幾句警語：中國人如果忘記了自己中國的立場，而附英附法附美附俄或附任何國家，那才是真正的喪心病狂，這種喪

心病狂的人，不但爲中國人所擯斥，料亦爲日本賢明之士所共棄的。因爲中日兩國在共存的前提下，當然是休戚相關的，既是休戚相關，那麼危害日本的人，就是危害中國的人，同樣的，危害中國的人，也就是危害日本的人！

我們這段意見，要是借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長奧村信太郎氏的話來參證，那就更明白了。奧村氏於去年十一月間來中國各地視察，回國後寫了一篇感想，裡面曾說：『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日本人進出着。只是這裏不得不擔憂的就是不良份子逐漸增加起來的一事了。他們以恫嚇中國人，以欺瞞的手段奪取不當利得，爲他們一個人買着幾千幾百的中國人的怨恨，甚至不知將作出何等重大的波紋也不可知呢。有一有力的軍部當局者指出此輩謂之抗日日本人。真是他們不僅毒害中國，事實上乃將刃向着日本人呢！』這一段話，真是非常的真誠警策。他所說的「不僅毒害中國，事實上乃將刃向着日本人」，這和我們上面所說的「危害日本的人就是危害中國的人，危害中國的人也就是危害日本的人」，不是若合符節的麼？我們明白這一點，則中日間的許多無謂的偏見，就可以消弭了。

這一點和我們上面所說的「準據平等互惠的原則根本剷除佔便宜的思想」，是我們從事思想戰的兩個根本信念。我們對於中日前途的危機深憂，所以感到不能再任武力戰爭延長了，必須展開思想戰爭；要展開思想戰爭，我們就須立足於上述的兩個中心信念，公正地、理智地來檢討中日關係，討論中日間的政治的經濟的以至文化的諸般問題，以求建立一個根本的足以澈底調整中日關係的指導理論，而促進東亞真正的永久的和平。這就是我們所謂思想戰底本質的意義。

五

因此，我們所說的「思想戰」，並非玄虛的，偏於學理的；而是最富實際意義的。同時，我們所謂的

「思想戰」，並非中國對日本的思想戰，也非日本對中國的思想戰，乃是中日兩國的智慧階級，爲了東亞民族的前途，以共同的立場，公正的態度，懺悔的心情，冷靜的理智，來反省「昨非」，肅求「今是」，在消極方面，要批判並肅清一切足以妨害中日關係的調整底言行；在積極方面，更要樹立指導的中心思想，把中日事件的解決早日納入正規的途徑。因此，所謂思想戰是需要中目的智慧階級共同努力的。

平心而論，近來日本朝野的賢士大夫，對於展開思想戰的工作，是已經在那裡努力了。只要是留心日本輿論的人，就知道他們對於調整中日關係的問題，是很熱誠的在研討。這從我們上面所徵引的日本人士的話，也可以看得出來。可嘆的是，我國人士對此還異常的淡漠與沉寂。這也許是日本朝野所最感焦灼的罷。我們覺得我國的賢士大夫不應再消沉了，應當一致奮起，和日本的賢士大夫取一種精神上的聯繫，同心協力，真誠坦白的來檢討中日問題。一年多慘酷的戰禍和未來的中日前途的危機，真使我們感到無限悲痛與悚懼。我們應當早日把思想戰展開，以求武力戰的早日結束。我們並非盲目的反對戰爭，然而我們總須知道，我們不是爲戰爭而戰爭的；戰爭是手段，不是目的。爲了生存，我們可以戰爭，爲了生存，我們也可以和平。戰爭與和平，當視事實以爲斷。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在戰爭演變的過程中，隨時隨地都有考慮調整中日關係的必要。因而思想戰爭的展開，乃是我們當前的急務。中目的智慧階級應共同致力於此，以求事變的早日合理解決！

我們這個真摯的呼籲，希望能博得中日賢士大夫的同情與響應。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以平等互惠的原則與真誠合作的心情來努力，我們的思想戰，終可以在辯證中發展，而中日前途的曙光，也將於此呈現！我們願與中日的賢士大夫，共同努力！

（第一卷第二期二十八年五月）